

方以智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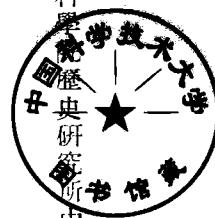
第一冊 通雅

〔明〕方以智著

侯外廬 主編

〔明〕方以智著
侯外廬主編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思想史研究室編



方以智全集

第一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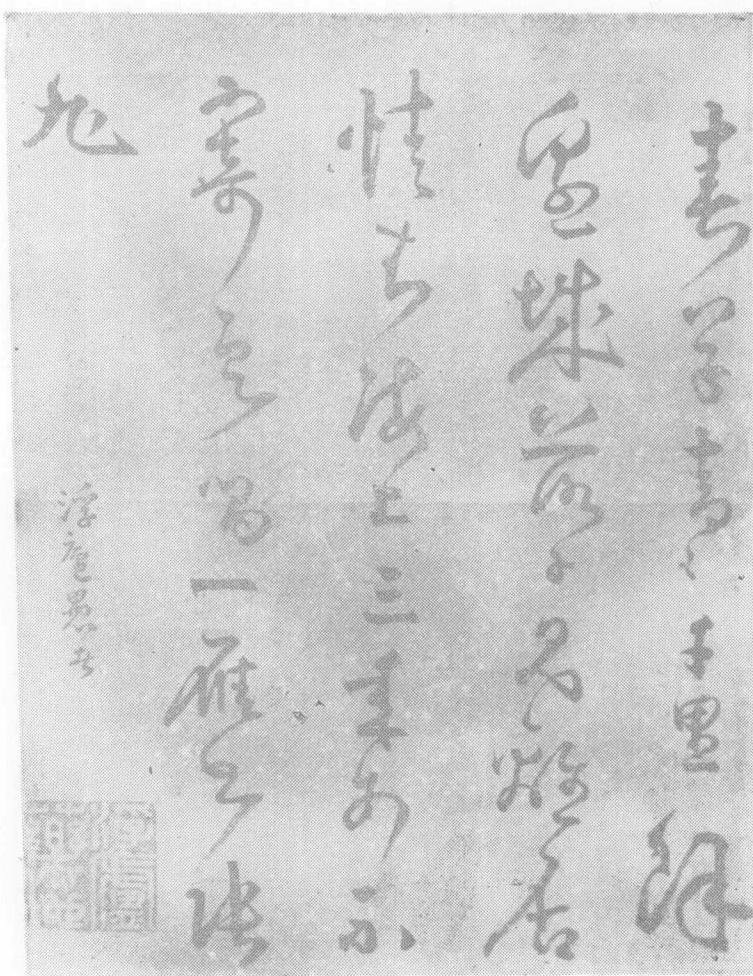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一 方以智肖像



圖二 藥地智大師塔



圖三 方以智手迹

通雅卷首之一

桐山方以智密之輯著

同里姚文燮經三校訂

音義裸論

攷古通說

古今以智相積而我生其後。攷古所以決今。然不可泥古也。古
人有讓後人者。吊編殺青。何如雕板。龜山在今亦能長。律河源
詮于澗澗。江源詳于緬志。南極下之星。唐時海中占之。至太西
人始爲合圖。補闕闢所未有。可盡定禹貢之積石岷山。太初之
天官。不必求多哉。子思在魯。繆時核以遷表。自不得見孔子。焦
弱侯曰。伯魚生子思。而卒在孔子前。猶不決耶。不告而娶。在底

圖四 姚文燮康熙刻本通雅書影

方以智的生平與學術貢獻

——方以智全書前言

(一)

中國歷史在明末清初進入一個劇烈變動的時代。與此相應，中國思想史也發展形成一個高潮，表現在學術文化、政治思想以及風俗習慣的各個方面。

這一時期，產生了一系列傑出的思想家，他們不但繼承前人的思想資料加以總結，而且本身有突出的新的見解。這些不但反映出當時時代特色，而且對以後的中國思想界起了很大影響。這時期可以說是一個承先啓後、繼往開來的時代。

在學術文化和思想上作出貢獻的，除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以外，可以列舉出大量人物，稍前有孫奇逢、黃道周、顧憲成、陳子龍，稍後有易堂九子〔二〕、費經虞、費密父子，以及唐甄、陸世儀和顏元。在科學技術上有徐光啓、李之藻和宋應星，繼起者有薛鳳祚、王錫闡和梅文鼎。文學藝術上自湯顯祖

以後有吳偉業、王士禛、李漁、孔尚任、洪昇等爲擎擎大者。

總之，從萬曆後期到康熙前期的一百年中，整個中國的文化思想史構成了歷史舞台上興旺蓬勃、絢爛光輝的一幕。歸根結蒂，所有這一切現象的終極原因要到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動中去尋找。這裏試論述這一時期學風和文化上的特點。這些特點與前幾個世紀封建社會一泓死水般的因循守舊與田園詩式的恬靜安謐迥然不同，經濟在變動，推動了社會的發展，人們思想隨之活躍起來，形成波瀾起伏。有時是怒濤洶涌的狀態，在時代精神上表現出強烈的活力。正如恩格斯在所描述的歐洲文藝復興時那樣——「這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三〕。

在思想領域，形成一種對前代成果進行總結的學風。如黃宗羲關於宋明的兩個學案全面歸納了宋以來思想家的言行，逐一加以論列。顧炎武的日知錄與天下郡國利病書綜合了歷代文化學術的成就，分門別類加以貫通。王夫之的讀通鑑論在詳論歷代史實與思想的基礎上表達了自己的歷史進化的觀點，與他的哲學著作周易外傳、思問錄等互相表里。

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名言和警句，如「無其器則無其道」（王夫之）、「天理正從人欲中見」（陳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顧炎武），「自秦以來凡爲帝王者皆賊也」（唐甄），以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水邊林下念頭不在世道上，雖有他美，士所不道」（顧憲成）等等，說明思想家追求自然和社會的真理，在哲學理論和政治思想上都有深入的見解。

在文學藝術上，公安三袁和竟陵鍾、譚的出現反對了前後七子模擬漢魏的復古傾向和古典形式，而主張抒發思想感情。由於商業發達，長江三角洲一帶戲劇歌曲盛行，弋陽腔、崑曲、亂彈等一時並起。所演出內容除西廂、琵琶記外，還有著名的雷峯塔、祝英台以及三言兩拍中的賣油郎、轉運漢等，都反映了市民階層的生活和思想。而說彈詞的以水滸、西游為底本，嬉笑怒罵、淋漓盡致地轉達出社會上人情物態。柳敬亭講武松打虎一段更是膾炙人口。

這些都說明了當時社會上文化生活的豐富多彩，而所有這些，從文人到歌者，從形式到內容的主要特點是裝飾上了市民的色彩，說明文藝潮流從廟堂流向民間。

在科學和生產技術上，明代末年于一六三七、一六三九幾乎同時出現了宋應星的天工開物與陳子龍刊刻徐光啓著的農政全書。這兩部名著分別反映出當時所達到的自然科學與工藝水平。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傳教士的天文曆法傳入之際，以徐光啓、李之藻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階層，不顧當時占大多數的頑固保守派的反對，提出了會通中西的主張。從史料紀載看，明清之際科學的發展水平與思想界的高潮突起是可以相互媲美的。

這一時期的人物和思想，有許多尚待我們爬梳整理，深入研究，從而進一步發掘歷史上進步思想、愛國主義和人民性的優良傳統。

明清之際的方以智作爲一個杰出的思想家是近二十餘年開始被發現的。

三百年來方以智被認爲是一位豪放疏馳的貴公子，才華卓立的文學家，晚年則是遁迹山林的隱

逸，食蔬飲淡的苦行僧。正如當時人朱彝尊所論「早推許、郭之人倫，晚結宗、雷之淨社」（靜志居詩話卷十九。宗、雷，用宗炳、雷次宗結白蓮社事）。而實際上方以智的歷史地位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朴素唯物主義者和啟蒙思想家，他在哲學上尤其是在辯證法上的貢獻以及學術文化上的成就在一定角度反映出當時時代的特色，與顧、黃、王等傑出人物并峙而毫無遜色。在這方面，三百年來他被湮沒而沒有充分和如實地被肯定。這是我們發掘和進一步研究方以智思想的主要原因。

（二）

方以智（一六一——一六七一）字密之，號曼公〔三〕，明萬曆三十九年生于安徽桐城。

桐城在當時人文薈萃，商業繁勝。北經壽州、濟寧直達京師，南溯長江，經贛江可以入粵，東近南京、蘇、杭等繁庶地區。

由于萬曆以來東南沿海一帶資本主義萌芽滋長，城鎮人口集中，百貨駢集。蘇州一府人口超過二百萬，賦稅占全國十分之一，相當于四川一省。蘇、松一帶紡織業的發達使雇工現象更加普遍。揚州是運河與長江交叉點的交通孔道，虧集了各路商賈。大鹽商獲利以後，往往搜羅文人、學者作爲賓客，表示關心文化，實則是市民階層希圖取得政治上的代言人。淮撫李三才支持市民階層的反礦稅斗争是突出的一事例。

桐城與蘇、揚等地相較，也具體而微地出現工商集聚，居民日增和文化發展現象。桐城耆舊傳劉

元勳傳記桐城一鎮的情況說：「孔城者，縣北之一鎮，宋爲舒州。……明末被寇，市塵蕩然，公（指劉元勳）結廬其地，經紀稗販，孔城復爲巨鎮。」〔四〕

桐城方氏是一大族，分桂林方、會宮方、魯谼方三支，方以智屬於桂林方一系。他出身于一個士大夫又是四世傳易的家庭。當時人說：「先生家屢世傳易。易蠶、易意、時論、易餘，諸書盈尺，類皆發前人所未發。」（見方中通數度衍一書其婿胡宗正跋。）

易蠶十卷爲方以智曾祖方學漸所著，見朱彝尊經義考，原書今未發現。方學漸（一五四〇——一六一五）字達卿，別號本菴〔五〕，在明儒學案中列入泰州學案。萬曆間明經，不仕，家中有連理亭，所以後來方氏著作統稱「連理亭方氏著述」。學者稱爲明善先生。曾至無錫東林書院，著有東游記，此外著性善繹、心學宗、桐齋、邇訓、桐川語等。心學宗被錄入四庫提要子部存目。其宗旨與王陽明的心學有所區別，四庫提要的編者說，「雖同是良知之學，較之龍溪（指王畿）猶爲近正云」。在當時即受到推崇，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十四說：「方氏門才之盛，甲于皖口，明善先生實濬其源。東南學者，推爲職志焉。」

易意的作者方大鎮（天啓初卒，年七十一）〔六〕是方以智祖父，字君靜，號魯嶽，萬曆御史，官至大理寺少卿。除田居乙記四卷與荷新義八卷著錄于四庫存目外，易意四卷、寧澹居集十三卷、居敬論六篇、家史、山居紀事、顯忠錄今皆未見。晚年鑒得洞人卦「同人于野」，乞休家居，號野同翁。私謚爲文孝先生。物理小識中的「野同錄曰」，即指方大鎮的言論。方以智在合山鑒廬占的墓述詩中記方大鎮

的學術淵源是「以念庵（指羅洪先）礪，完新建（指王守仁）致，陸（陸九淵）燧朱（朱熹）煥，飲食萬世，有物有則，卽無聲臭，善貢有無，誠明之究。」後來方以智對道學先生們的朱陸異同之爭不屑措意，而力圖建立起自己的哲學體系，可以說奠基于此。

周易時論作者方孔炤（一五九一——一六五五）爲方以智之父，字潛夫（卽物理小識中所記的潛老夫）號仁植，官至湖廣巡撫，順治時隱居桐城白鹿山，去世後私謚爲貞述先生。除時論爲方以智所編成外，今傳有桐城方氏七代遺書本之職方舊草、撫楚疏稿、撫楚公牘、知生或問、西庫隨筆、偶蕡小言等六種。全邊略記十二卷、環中堂文集十四卷、詩集六卷在清代列爲禁毀書。詩文集今尙未見。詩經永論、過庭論二書光緒時尙存抄本〔七〕。此外，尙有尙書世論二卷、春秋編論二卷、禮記節論、庸書、廣石言、抱一齋當問、不佞集、畿輔屯墾節要、四書當問、學易中旁通、保障二議、勘楚節鈔、知言鑑、明善述、金陵誠子書等〔八〕，今皆未見。

方以智本人關於易學的著作爲易餘，今存抄本全帙，下文將詳論。

由上可見方以智的家庭學術背景。除此以外，對方以智一生學術起重要影響的是他的外祖吳應賓與業師王宣。

吳應賓（一五六四——一六三四）〔九〕字尙之，又號三一老人，萬曆丙戌進士〔十〕，授編修。吳與錢謙益同是名僧憨山德清的門人，吳、錢都會作憨山的塔銘。憨山是一個融合儒、道兩家的釋者，著有莊子內篇注四卷，（有金陵刻經處本）所以吳應賓也是一個主張三教合一的學者。著有宗一聖論十篇、

古本大學釋論五卷、中庸釋論十二卷，以及悟真篇（與張伯端作同名）、方外游、采真稿、學易齋集等，曾提出「儒與釋之無我，老之無身，惟一之訓于書，旨矣哉。不知者知聖不知一也。其知者知聖之各一其一，不知其共一其一也。」^{〔二〕}方早年曾記：「外祖吳觀我宮諭，精于西乾，與廷尉公（指方大鎮）辨證二十年。小子未嘗深入其藏，未敢剖也。」^{〔三〕}但這些無疑對方以智以後的思想具有影響。藥地炮莊作者署名中有「三一齋老人正」，炮莊注中又有「三一曰」、「正曰」各條甚多，當皆指吳應賓。

吳應賓之子吳道凝字子遠，順治五年進士，後爲奉化縣令。方以智膝寓信筆中記：「子遠舅氏廣永社，集諸公于南園……永社者，龍眠之十體詩社也。」這是指明末的事。

至于吳應賓之孫吳德操，則沒有歸順清廷。吳德操字鑑在，號鳧客，是吳道凝之姪，從桂王于廣西，任監察御史，擢大理寺丞，一直沒有回故鄉桐城。一些記載稱他「轉徒間關，備嘗荼苦而不悔，後終于粵中。」^{〔四〕}吳德操在永曆朝廷初期與方以智常有文酒之宴，見瞿式耜詩集留守桂林時的詩中。吳德操的追隨南明與其叔吳道凝的應試爲官，恰成明顯對比。

方以智的老師王宣字化卿，號虛舟，江西金谿人，生于桐城，與方以智的叔祖方大鉉、方大任爲友。方以智少年時，王宣已年老，方在崇禎癸未（一六四三）所作周易時論後跋中說：「余小子少受河洛于王虛舟先生，符我家學。」在考古通論一文中又說：「王化卿先生長于吾桐，最精河、洛。」^{〔五〕}方晚年又曾作虛舟先生傳，其中說：「智年十七八卽聞先生諸論，曠觀千世。間引人聞道，深者徵之象數。其所雜著多言物理。是時先生年七十，益深于河、洛，楊（楊雄）、京（京房）、闢（闢朗）、邵（邵雍）無能出

其宗者。智方溺于詞章，得先生之祕傳，心重之，自以爲晚當發明，豈意一經世亂，遂與先生永訣哉。」〔吾〕方以智在物理小識、通雅、藥地炮莊等書中一再提到虛舟子，即指王宣，并曾大量引用其論說。

王宣本人著有物理所及風姬易溯。物理所對後來方以智著物理小識有很多啓發。風姬易溯五卷著錄于四庫提要經部易類存目二。據稱有當時書畫家米萬鍾的序言。風指風后伏羲，姬指文王。羲、文二者，是象數學傳統所附會的兩個主要人物。王宣自序中有「溯風者溯卦，溯姬者溯象」（按傳說中伏羲畫卦，文王作彖辭），爻獨不溯孔者，余觀象家，非舉業家也」的話。四庫館臣評論說：「如其所言，則孔子十翼竟爲舉業而作，其妄殆不足道。」其實王的話是強調象數學者不是講八股的舉業家，初無訛議孔子之意。四庫提要衛道心切，可謂無的放矢。

物理所與風姬易溯二書今尚未見，應皆是研究方以智思想來源的有用資料。

方以智中年在金陵高座寺作一篇短文象環寤記，以寓言體裁記三位老人的對話。其中的赤老人即方大鎮，緇老人即吳應賓，黃老人即王宣。這是一篇方以智自述學術淵源并全面論列「三教」的重要作品。

方以智少年時另一位塾師白瑜字瑕仲號安石，當時人稱白「所讀必周秦之言，所賦必漢魏之詩。」〔吾〕方早年曾從之學習寫作一些騷賦體文如結客賦、九將、七解等，以及擬作一些樂府、古歌辭、鑱歌如越人歌、易水歌、艾如張、君馬黃等。如果說方以智的河、洛象數之學來自王宣，那末他的辭賦

古詩之學則來自白瑜。

桐城是江南文化中心之一，學者文人輩出，更由于家學和師承，使方以智在學術上具備了充分成長的條件。他中年以後在給張自烈的信中，曾敘述少年時的學習與志願：

余不才好讀書，……總角時，祖父之訓誦經閱史，不帖嘯制舉義。年十五三經略能背諷，班史之書略能粗舉。長益博覽百家，然性好爲詩歌，悼挽鍾譚，追變騷雅，殊自任也。弱冠慕子長出游，游見天下人如是而已，遂益狂放。自行至性而不踰大閑。以爲從此以往，以五年畢詞賦之壇坫，以十年建事功于朝廷，再以十五年窮經論史考究古今，年五十則專心學易。少所受虛舟先生河、洛象數，當推明之，以終天年，人生足矣〔古〕。

方以智的學術成就是巨大的，而他理想中的「建事功」則因各種歷史原因沒有實現。一生的悲劇，在晚年他概括如下：

角井鼓篋，卽好曠覽而湛思之。長博學治文辭，已好考究，已好物理。已乃讀易，九閔八挺，無不極也，非知易也。中觀大難，瀕死十九，忽以豁然，遂灑然矣。（《易餘·三子記》）

他的一生約略可分爲早期一六二一至一六四四明亡以前，除致力讀書外，徵歌載酒，意氣風發，參加東林、復社所開創的政治活動。

中期一六四四（順治元年）至一六五二（順治九年）流離兩廣，這一階段艱難坎坷，見南明永曆朝廷之不可爲，乃隱居偪峒。後又避清師脅降，削髮爲僧，最後回歸桐城。

晚期一六五二（順治九年）至一六七一（康熙十年）曾在桐城、金陵、江西等地。最後在吉安府廬陵

縣之青原山淨居寺。因「粵案」株連，赴質時病沒于萬安縣西贛江之惶恐灘。

現據已有材料，對方以智一生三個時期的經歷、交游與學術成就試論如下。

(二)

方以智一六二一(萬曆三十九年)出生後，六歲時父方孔炤成進士，任四川嘉定州知州。八歲隨母吳令儀赴嘉定州任所。九歲，方孔炤調福建福寧州(今福建霞浦縣)。十二歲(一六二二，天啓二年)母親去世，隨姑母方維儀生活。方維儀之夫姚孫檠早卒，桐城縣志稱方維儀「能詩文，工畫，著有清芬閣等集。年十七歸孫檠，明年而寡。」〔二〕

方以智少子方中履在姑母孫恭人傳孫即方以智之妹方子耀中說：

吳太恭人(即方以智之母吳令儀)早卒，時先公(指方以智)十二歲，恭人(指方以智之妹，方中履姑母方子耀)九歲，皆育于仲姑(即方維儀)清芬閣中。仲姑世所稱姚貞婦也，學圖史禮法清芬閣，實兼母與師〔三〕。

方以智在清芬閣集跋中也說：

智仲姑母適姚公前甫氏，再期不天，乃請大歸……吾母卽世，娘嬪餽由，莫適與歸，問我諸姑，仲氏任之，蓋撫余若子者八歷年所，無間色矣〔四〕。

至于方以智之妹方子耀所以稱爲孫恭人，則因子耀後就婚于同邑孫臨。孫臨字克咸，是明末山西巡撫孫晉之弟。甲申以後，孫臨從南都下松江與陳子龍等共謀舉兵，後于順治三年(一六四六)與楊龍

友抗清，在過仙霞嶺後同遇難。孫夫人方子耀由古田縣令周璋具舟遣人送回桐城〔三〕。孫方兩家關係密切，孫晉之女後又婚於方以智長子方中德。

方以智十二歲母死後，方孔炤調兵部職方司員外，十三歲隨任京師，十四歲回里應童子試補弟子員。

方十六歲時，家人延白瑜講授經史，又嘗從阮自華講離灘。阮字堅之，浙江巡撫阮鶚之子，萬曆戊戌進士，著有霧靈詩集。

十七歲與潘氏結婚，潘名翟字副華，與方以智同歲，是明末兵部侍郎潘汝楨的孫女。父潘映裏字次魯，清初順治四年（丁亥，一六四七）任福建福寧道按察副使，也是投向清室的。而潘翟則能助成其夫之名節，潘江（字蜀漢）記：「從姑（指潘翟）適方，未幾罹禍亂。密之先生間關萬里，甚至棄家。舅姑死喪，子女婚嫁，從姑一身任之」〔三〕。潘翟有宜闇詩集，方以智沒後，有哭夫子詩：

回憶分離出世外，吾攜稚子返家園，全君名節甘貧苦，無限傷心不敢言〔三〕。

明清易代之際，士大夫階層中一部分人，恪守夷夏之防的傳統，堅持反清或遁迹隱居。而大部分都轉向了清朝封建統治政權，從錢謙益、龔鼎孽起莫不如此。

至于山野遺民與出仕新朝的士大夫之間，由於社會關係的密切，也存在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這在顧、黃晚年，都不能例外。

方以智則屬於一部分堅持不與新朝合作的抗節者之一。這一愛國主義傳統，在當時以及後世的